

DOI:10.13288/j.11-2166/r.2023.10.018

运用风药治疗甲状腺结节体会

刘昊, 王旭[✉]

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省南京市汉中路 155 号, 210029

[摘要] 总结运用风药治疗甲状腺结节的临证体会。认为甲状腺结节病位主要涉及肝、脾、肺, 以气滞、痰凝、血瘀为主要病理因素, 气机郁滞为其关键病机。而风药能够升发、宣通、散行, 可疏通气血之郁滞积结, 与甲状腺结节病机相契合。提出临床辨治甲状腺结节时, 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运用柴胡、薄荷、桔梗、陈皮等风药协助调畅气机、疏通郁滞, 防风、葛根、白芷、秦艽等具有温燥除湿特性的风药协助透散化痰湿, 川芎、莪术、延胡索、香附、穿山龙等风药化瘀通络, 共助积结散。

[关键词] 风药; 甲状腺结节; 行气解郁; 化痰祛瘀; 通络散结

甲状腺结节是由于异常的细胞生长而在甲状腺内形成的异常结构肿块, 随着临床检测技术的更新, 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增加, 在我国甲状腺结节的超声检出率为 20%~35%^[1]。临床检出的甲状腺结节中, 良性结节居多, 甲状腺癌占甲状腺结节患者的 7%~15%^[2]。目前西医对于无临床意义的良性甲状腺结节一般采取定期观察; 对于结节位置欠佳、结节偏大、恶变可能性高以及合并甲状腺功能异常的结节, 可以通过药物、¹³¹I、介入、热消融及手术等方法控制疾病进展; 对于恶性甲状腺结节一般采取手术切除治疗^[3]。但整体存在治疗后复发风险大、不良反应多、适用范围局限、费用昂贵等局限性。

甲状腺结节可归属于中医学“瘰癧”“瘰癧”等范畴。中医药通过辨证论治、整体调节、内外治结合可以明显缩小甲状腺结节体积、缓解患者不适症状及改善生活质量, 且相对安全性更高、副作用较小^[4]。风药在甲状腺结节的治疗中多有应用, 明代《证治准绳》中记载的海藻连翘汤中即选用了牛蒡子、柴胡、防风、羌活等风药用于瘰癧的治疗。甲状腺结节的病机与气滞、痰凝、血瘀相关, 主要为无形之郁滞和有形之积结停留所致。风药具有升散、宣通、走窜之性, 可疏通气血之郁滞积结, 与甲状腺结节的病机相契合, 可应用于甲状腺结节的

治疗。我们在临床上善于运用风药辨治甲状腺结节时, 现将相关体会总结如下。

1 风药概念溯源

张元素认为中药可以依据阴阳四时之象而分类, 并在《医学启源》的“药类法象”理论中将“味之薄”且性属“阴中之阳”, 具有疗风、疏风、生发、上升作用的药物归属“风升生”一类, 代表药物有防风、羌活、升麻、柴胡、葛根、威灵仙、独活、细辛、桔梗、白芷、藁本、牛蒡子、蔓荆子、川芎、天麻、秦艽、麻黄、荆芥、前胡、薄荷^[5]。虽然张元素提出这类药物并举例, 但他并未赋予这类药具体名称。而风药一词的明确提出, 源自李杲《内外伤辨惑论》中“味之薄者, 诸风药是也, 此助春夏之升浮者也”^[6], 且《脾胃论》中多次提及风药一词, 如“如肩背痛, 不可回顾, 此手太阳气郁而不行, 以风药散之”^{[7]18}“今客邪寒湿之淫……故必用升阳风药即瘥”^{[7]63}, 自此风药这一名称正式被提出。

参照张元素在《医学启源》中提出的“药类法象”理论, 现代医家一般认为风药通常是指具有祛除外风、平息内风等作用的药物, 主要用治各种内、外风证^[8]。但是仅依据临床功效对风药进行定义存在一些局限性, 即风药不一定只是用来治疗风邪引发的疾病的药物。按照《中药学》教材中的分类, 各论中的解表药、祛风湿药、平息肝风药等分

✉ 通讯作者: njzywangxu@126.com

类下均涉及风药^[9]。有学者认为风药应当定义为本身即具有生发、向上、升扬、发散等中医理论中风木属性的药物^[10-11]，或具有“风”主动、善行、清扬、开泄特性的药物，或临床用于治疗风疾^[12]的药物。综上，我们认为风药指代一类质地轻盈、气烈味薄，具有风善动不居、清扬升散特性，能够升发、宣通、散行的药物，既包括张元素已经列举出的药物，也包括临床中应用于治疗风疾的药物。

2 风药治疗甲状腺结节的理论基础

甲状腺结节即在甲状腺内单发或者多发的肿块，起病时一般无明显临床表现，当合并甲状腺功能异常时可能会表现出相应的甲状腺功能亢进或者减退的症状。有些甲状腺的其他疾病如桥本甲状腺炎也可能合并甲状腺结节^[13]。

一般认为甲状腺结节病位主要在肝、脾，与肺相关。有学者通过经络检测系统发现甲状腺结节的发病与肝经异常联系最为密切^[14]。中医理论中肝与风的关系极为密切，《黄帝内经》中即提出“风气通于肝”，“风药”是疏肝的正药^[15]。运用风药可以顺应肝木“曲直”“升发”的特性，从而促进肝木的条达，对于肝气郁滞导致的疾病具有较好的疗效。风药大都具温燥之性，恰与脾喜燥恶湿的特性相合，且对于脾失健运或者痰湿困脾的病理状态，风药可以发挥其行气化痰、燥湿醒脾的作用。部分风药还有宣通肺气的作用，可以协助肺宣降作用调节全身气机。肺脾失调亦可导致痰浊内生，交阻于颈而成甲状腺结节，故临床上也常从肺脾论治^[16]。

陈实功在《外科正宗》中阐述瘰疬之形成与“五脏瘀血、浊、气、痰滞”有关。目前多数学者认为甲状腺结节的病机以正气亏虚为本，主要与气滞、痰凝、血瘀有关，临床以气滞痰阻证较为常见^[17-18]。风药质地轻盈、气烈味薄，质轻则可以升，气烈则可以行，味薄则可以通，且风药具备风“动”“走而不守”^[19]的特点，可以协助畅达气机，化痰燥湿，活血化瘀，穿山龙、全蝎等虫类药则直接就具有祛风通络、化瘀散结等作用。风药具有“肃杀、洁净”的特点，可以清洁孔窍、分泌腺等产生的分泌物或者病理产物，包括痰饮、瘀血等^[11]。风药还可以用来治疗肿瘤^[20]，从调气机、祛风湿、助阳气等方面整体起效，还可通过开郁散积的作用从局部治疗肿瘤类疾病。《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提出治病要“疏其血气，令其条达”，风药之效兼顾，通过风药的适当应用可以疏通气血之

郁滞，调畅气血，使结节得以消散，所以在甲状腺结节的临床治疗中，可以辨证采用风药进行治疗。

3 运用风药辨治甲状腺结节体会

甲状腺结节的发生主要与肝、脾、肺相关，气滞、痰凝、血瘀为主要病理因素，正气亏虚是本病发生的关键内在因素。情志不调，肝气不畅而致郁结，肝的疏泄功能不能正常发挥作用，气机郁滞；肺主一身之气，肺宣发肃降失调，气机也可郁滞。郁久化火，火热灼津炼液，从而产生痰饮、瘀血；或者由于饮食不节，脾失健运，造成水液不能正常输布。由于患者往往存在正气不足，气血不畅，无形之邪郁滞、有形之邪积结，病理产物聚于颈前便可形成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的发生与个人体质也密切相关^[21-22]。结合对甲状腺结节病机的认识与风药自身所具有的特性，临床运用风药治疗甲状腺结节主要有疏郁滞、散积结，即调畅气机、散化痰瘀的功效。

3.1 风药疏郁滞

甲状腺结节的病因中情志因素尤为重要，病机中气滞为首。风药应用于甲状腺结节的治疗可以调节脏腑、畅达气机，从而解决气郁、气滞的问题。我们在辨治甲状腺结节时尤为注重气机的条畅，在临床上不仅运用沉香曲、郁金、枳壳等常用行气药，还擅长运用柴胡、薄荷、桔梗、陈皮等风药协助调畅气机。关于风药调畅气机，《脾胃论》中有“诸风药升发阳气，以滋肝胆之用”“肝阳不足不舒，风药疏补之”的论述。虽然李杲并未直接提出风药对气机的作用，但是从其描述中可看出风药具有升发、疏泄、调理肝气的作用。气机的条达与肝气密切相关，而风药味薄，可升、可透、可散，肝气疏泄不及时风药可以顺应肝的特性助其恢复正常功能。

相对比于临床常用的理气药，柴胡、薄荷等风药不仅能舒畅气机，还具有透散的作用，尤其是对于郁热不解的患者，适当运用风药可以予热以出路。对于临床上甲状腺结节触诊质软，症状表现为胁胀、胸闷、情绪易激动、面红目赤；或者女性表现为乳房胀痛、月经紊乱，舌红、苔薄、脉弦者，可运用柴胡、薄荷来协助疏肝。柴胡气香质轻，轻清升散，能疏肝解郁，又可透表退热，《本草正义》谓柴胡“疏泄外邪”“舒肝胆之气”“引而举之以祛邪，仍自表分而解”，故柴胡尤擅治疗肝胆之气郁结，具有邪气入里，郁而化热临床表现的患者。薄

荷气清郁香窜,《药品化义》记载其“性锐而轻清,善行头面”“通利六阳之会首,祛除诸热之风邪”,《医学衷中参西录》言其“内透筋骨,外达肌表,宣通脏腑,贯串经络”,故临床上治疗甲状腺结节运用薄荷可以利用其上行之功,又可借其透发之力解郁热,辛散之力行气滯。

部分风药还有宣通肺气的作用。肺主一身之气,《素问·五脏生成篇》云:“诸气者,皆属于肺”,《素问·六节藏象论篇》曰:“肺者,气之本”,肺对全身气机具有调节作用。临床亦注重通过对肺气的调节来治疗甲状腺结节,可用桔梗来调节肺气。肺具有主气、司呼吸的作用,通过肺的宣发肃降协调气机,可助宣散郁滯的不正之气,且桔梗可以载药上行,甲状腺结节属于偏于人体上部的疾病,桔梗可以引药上行,以助化痰散结药发挥药效。陈皮入脾经又入肺经,《长沙药解》提及其“行滯气”“泻郁满”,兼能祛痰除湿,临床上运用陈皮治疗甲状腺结节可通过调节肺脾气机而散郁行滯、祛痰化湿。

3.2 风药散积结

痰湿也是甲状腺结节发生的重要病理因素,临床可用防风、葛根、白芷、秦艽等具有温燥除湿特性的风药协助透散痰湿;瘀血虽然不是甲状腺结节的始发病理因素,但是随着病程的发展,瘀血会逐渐加重,因此临床上在治疗甲状腺结节时常应用川芎、莪术、延胡索、香附、穿山龙等活血通络之风药化瘀以助散积结。

3.2.1 运用风药化痰湿 风药一般味辛性燥,辛可散可行,散行之力可助有形之邪消除;燥可除湿,且其具有流动的特性,李杲在《兰室秘藏》中则将风药胜湿的机理概括为“盖风气上冲”。风药具有温燥之性,可以直接燥湿化痰,又具有善行、宣散的特点,有助于畅达气机,气行则痰湿可去^[23]。同时临床中少佐风药可调节脏腑功能,如助肺宣降、助脾运化、助肾气化^[24],肺、脾、肾功能的恢复有利于水液正常输布及痰饮水湿等病理产物的祛除。肺为水之上源,在水液代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风药质地轻灵,可驱邪外出,开宣肺气,通调水道。脾主运化,脾可以通过运化作用吸收、转输和布散水液,风药的作用可以帮助脾恢复功能祛除水湿。肾主水,对于水液代谢的调节具有重要作用,风药可以帮助肾阳蒸腾气化作用恢复正常,从而使病理状态下的水湿得以消除。

相较于一般的燥湿药而言,防风、葛根、白

芷、秦艽、羌活、独活等风药透散、走窜之力较强,甲状腺结节为较局限的疾病,痰湿聚集凝结于颈部,使用走窜之风药可以解其胶着,加之风药透散,可以使部分邪气从表而去,对于风邪外袭致使气血不通、痰湿停聚的甲状腺结节患者尤为适用。如防风辛温轻散,润泽不燥,“能散结去上部风”^[25],在甲状腺结节中适当运用防风可燥湿解表祛风,临床上尤适用于风、湿邪气侵袭兼见表证的患者。白芷辛香温散,可“上行头目清窍”“外达肌肤”“内提清气”^[26],走窜力极强,故对于甲状腺结节风、寒、湿邪侵袭而且颈部疼痛者均可适当应用。

风药还具有升阳之效,阳气得升,浊阴自降,更有利于湿的去除^[27]。赵献可《医贯》中记载:“夫湿淫从外而入里,若用渗淡之剂以除之,是降之又降,乃复益其阴,重竭其阳……反助其邪之谓也,古用升阳风药即瘥”,适当配伍风药,其辛散之性可使水道不被壅滯,升发之性可使湿热不致遏郁,尤适合兼夹郁热或湿热临床表现的患者。葛根气轻上浮,《本草汇言》谓其“净表邪”,发散外邪但无耗营血之虞,且葛根生用可升阳生津,对于邪热郁于肌腠、脾胃虚热的甲状腺结节患者尤为适用。临床上对于甲状腺结节触诊质韧,表现为面色萎黄、纳呆食少、大便溏薄、舌淡、苔白、脉细的患者尤适宜用葛根、防风、白芷等以燥湿健脾升清,既不壅塞水道,又可兼解热邪,不致热郁。

3.2.2 运用风药祛瘀血 风药升散、善动,部分风药可以直接发散、推动体内瘀血,还可以辅助活血^[28]。《温病条辨》云:“善治血者,不求之有形之血,而求之无形之气”^[29],在血病中加入具有清透宣发作用的风药,更有利于消除瘀血。甲状腺结节之血瘀不仅是血行不畅,还兼夹气滯、湿阻,不加用行气散湿之品恐难祛除。《金匱要略》中有“血不利则为水”的论述,血瘀与水湿关系密切,两者可以互相影响,通过风药的合理应用,既可充分利用其活血祛瘀的功效,又可兼用其燥湿之效,有利于甲状腺结节有形致病因素的快速消散。风药一般为清轻上达之品,甲状腺属上,风药适当应用也可协助药物上达病所。风药不仅具有直接推动血液运行的作用,而且还能疏通脏腑经络气血^[30],如部分风药可疏肝理气,有助于祛除肝郁气结所致之血瘀。现代药理学研究^[31]也证实部分风药具有抗血小板聚集、扩张血管等作用。

临床上对于甲状腺结节触诊质硬,表现为面色

灰暗、口渴欲饮、舌暗红、边有瘀点，脉弦的患者常使用川芎、莪术、香附、延胡索等风药，活血的同时具有透窜之性，行气活血兼备，更利于甲状腺结节瘀血消散。对于外邪所致瘀血可以加用风药祛风散瘀。对于肝郁脾虚所致瘀血可以加用柴胡、薄荷、桂枝等合适的风药解郁、祛湿进而祛瘀。某些可以归属于风药的虫类药具有通行血络的疗效，如穿山龙、僵蚕、全蝎，不仅可以活血化瘀，尚可通络，病久及络，络通亦利于血行，甲状腺结节日久可适当应用。

4 小结

结合风药的特性及对甲状腺结节病机的认识，认为风药在甲状腺结节的治疗中具有调畅气机、疏郁滞，祛痰化瘀、散积结的功效，根据患者临床表现运用适宜的风药，疗效显著。今后应结合现代药理学等研究进一步探析风药治疗甲状腺结节的具体机制，为风药更好地应用于甲状腺结节的治疗提供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 [1]中华医学会超声医学分会浅表器官和血管学组,中国甲状腺与乳腺超声人工智能联盟. 2020 甲状腺结节超声恶性危险分层中国指南:C-TIRADS[J]. 中华超声影像学杂志, 2021, 30(3): 185-200.
- [2]HAUGEN BR, ALEXANDER EK, BIBLE KC, et al. 2015 American Thyroid Association Management Guidelines for adult patients with thyroid nodules and 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 the American Thyroid Association Guidelines Task Force on thyroid nodules and 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J]. Thyroid, 2016, 26(1): 1-133.
- [3]彭玲,焦丰叶,陈丽霞. 甲状腺结节的诊断与治疗研究现状[J]. 医药论坛杂志, 2023, 44(2): 97-101.
- [4]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分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分会内分泌与代谢病学专业委员会. 甲状腺结节病证结合诊疗指南(2022)[J]. 中医杂志, 2023, 64(4): 425-432.
- [5]张元素. 医学启源[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9:159-168.
- [6]李东垣. 内外伤辨惑论[M].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9:49.
- [7]李杲. 脾胃论[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9.
- [8]张晓阳. 浅论风药[J]. 中医杂志, 2003, 44(3): 227-229.
- [9]钟麟生. 中药学[M]. 4 版.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6:13-19.
- [10]王明杰,黄淑芬,罗再琼,等. 风药新识[J]. 泸州医学

- 院学报, 2011, 34(5): 570-572.
- [11]吴曦,叶瑜,冯全生. 风药理论探赜[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8, 24(9): 1200-1203.
- [12]苏晓鹏,晏军,张璐璐,等. 风药在慢性乙型肝炎治疗中的作用探微[J]. 江苏中医药, 2022, 54(2): 40-43.
- [13]张磊,汤铜,史加宁,等. 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合并甲状腺结节的诊疗分析[J]. 重庆医学, 2019, 48(4): 691-693, 697.
- [14]王馨翊. 基于经络检测系统探讨甲状腺结节不同证型与脏腑经络相关性研究[D]. 沈阳:辽宁中医药大学, 2021.
- [15]柳红良,董斐. “风药”为疏肝正药辨[J]. 中医杂志, 2020, 61(14): 1283-1285.
- [16]魏萱,王娟,梁贵廷,等. 从肺脾论治甲状腺结节探析[J]. 河北中医, 2015, 37(8): 1226-1228.
- [17]邹倩,赵勇,左新河. 左新河治疗气滞痰阻型甲状腺结节经验[J]. 湖南中医杂志, 2022, 38(6): 53-55.
- [18]宋文萍,苑述刚,陈仲伟. 陈鳌石教授从虚实辨治甲状腺结节经验[J]. 中医临床研究, 2022, 14(29): 106-108.
- [19]王明杰,黄淑芬. 风药增效论[J]. 新中医, 2006, 38(1): 1-4.
- [20]夏孟蛟,由凤鸣,郑川,等. 论风药治肿瘤[J]. 中医杂志, 2017, 58(2): 115-118.
- [21]吕敏. 甲状腺结节患者的中医体质分布特点及相关性研究[D]. 南京:南京中医药大学, 2021.
- [22]张擎,姚文强,王旭. 王旭辨治甲状腺结节的临床经验[J]. 辽宁中医杂志, 2021, 48(6): 40-43.
- [23]王振春,罗再琼,罗欣雨,等. 从象思维的视角认识风药及其性能[J]. 时珍国医国药, 2016, 27(5): 1166-1167.
- [24]张晋晖,孙鲁英,时青,等. 基于特发性膜性肾病因病机新进展再论风药之作用[J]. 现代中医临床, 2022, 29(5): 27-30.
- [25]常学辉. 《本草纲目》全解[M].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180.
- [26]张山雷. 本草正义[M]. 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205.
- [27]廖晓红,张勇. “风能胜湿”理论探究[J]. 内蒙古中医药, 2014, 33(29): 94-95.
- [28]胡志鹏,杨茂艺,秦凯华,等. 浅谈风药治疗血瘀证[J]. 中医杂志, 2018, 59(20): 1791-1793.
- [29]吴鞠通. 温病条辨[M].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6:272.
- [30]孙飞,周海虹. 风药调肝探讨[J]. 中医杂志, 2014, 55(5): 446-449.
- [31]孙响波,梁晓东,唐迎雪. 浅析平肝熄风药的活血作用机制[J]. 山东中医杂志, 2013, 32(8): 531-532.

(下转第 1080 页)